



胡适文集

【社会卷】

雙報嗎？
不，天還不會像海明
你在那邊工作，努力吧！
雙報嗎？
這工作好重，沒有興趣，所以
你而言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、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三、五十四、五十五、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、五十九、六十、六十一、六十二、六十三、六十四、六十五、六十六、六十七、六十八、六十九、七十、七十一、七十二、七十三、七十四、七十五、七十六、七十七、七十八、七十九、八十、八十一、八十二、八十三、八十四、八十五、八十六、八十七、八十八、八十九、九十、九十一、九十二、九十三、九十四、九十五、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、九十九、一百。

[illegible]

長 春 出 版 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胡适文集

【社会卷】

长 春 出 版 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文集:全6卷/何卓恩编.—长春:长春出版社,2013.1
ISBN 978-7-5445-2597-8

I. ①胡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胡适(1891~1962)—文集
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4928 号

胡适文集(全 6 卷)

著 者:胡 适
责任编辑:胡 新

编 选:何卓恩
封面设计:王国擎

出版发行:长春出版社

总编室电话:0431-88563443

发行部电话:0431-88561180

邮购零售电话:0431-88561177

地 址: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

邮 编:130061

网 址:www.cccbs.net

制 版:渲彩工作室

印 刷:沈阳新华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1 400 千字

印 张:92.25

版 次: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3 000 册

定 价:(全 6 卷)240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
印厂电话:024-25872814 转 2050

目录

健全的教育

- 3 提高与普及
- 6 回顾与反省
- 8 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
- 11 中国公学校史
- 18 领袖人才的来源
- 23 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
- 27 所谓教育的“法西斯蒂化”
- 30 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
- 35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
- 40 所谓“中小学文言运动”
- 46 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
- 52 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
- 56 读经平议
- 60 “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”的提案
- 62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

• 目录

67 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

71 教育学生培养兴趣

学生与社会

77 学生与社会

82 爱国运动与求学

87 五四运动纪念

95 论学潮

99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

103 再论学生运动

106 “五四”广播词

109 “五四”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

社会的建设

123 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些“主义”!

127 论输入学理的方法

CONTENTS •

- 132 《政治概论》序
- 137 后生可畏——对《大公报》的评论
- 139 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
- 142 《独立评论》的一周年
- 147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
- 154 大众语在那儿
- 158 双十节的感想
- 162 公共卫生与东西方文明
- 166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
- 171 我们能做什么？
- 176 报业的真精神
- 182 新闻记者的修养

容忍与自由

- 189 争自由的宣言
- 192 宣统与胡适

• 目录

- 194 致陈独秀
- 196 我们要我们的自由
- 199 民权的保障
- 204 致苏雪林
- 207 致《自由中国》社的一封信
- 209 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
- 215 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
- 221 容忍与自由
- 224 “容忍与自由”——《自由中国》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

健全的教育

JIANQUAN DE JIAOYU

提高与普及

今天我带病来参与开学典礼，很愿意听听诸位新教授的言论及对于我们的希望。我从一九一七年（即民国六年）来到本校，参与了三年的开学典礼。一年得一年的教训，今天又是来亲受教训的日子了。

我本来不预备说话，但蒋先生偏偏提出我的谈话的一部分，偏偏把“且听下回分解”的话留给我说，所以我不能不来同诸位谈谈。

我暑假里，在南京高等师范的暑期学校里讲演，听讲的有七八百人，算是最时髦的教员了。这些教员是从十七省来的，故我常常愿意同他们谈天。他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恭维我，说我是“新文化运动”的领袖。我听了这话，真是“惭惶无地”。因为我无论在何处，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。他们又常常问我，新文化的前途如何，我也实在回答不出来。我以为我们现在那里有什么文化，我们北京大学，不是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吗？你看最近的一期《学艺杂志》里有一篇《对于学术界的新要求》，对于我们大学很有些忠实的规谏。他引的陈惺农先生对于编辑《北京大学月刊》的启事，我们大学里四百多个教职员，三千来个学生，共同办一个月刊，两年之久，只出了五本。到陈先生编辑的时候，竟至收不到稿子，逼得他自己做了好几篇，方才敷衍过去。《大学丛书》出了两年，到

现在也只出了五大本。后来我们想，著书的人没有，勉强找几个翻译人，总该还有，所以我们上半年，弄了一个《世界丛书》，不想五个月的经验结果，各处寄来的稿子虽有一百多种，至今却只有一种真值得出版。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，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。所以我对于那一句答语，就是：“现在并没有文化，更没有什么新文化”。再讲第二〔个〕问题，现在外面学界中总算有一种新的现象，是不能不承认。但这只可说是一种新动机、新要求，并没有他们所问的新文化运动。他们既然动了，按物理学的定理，决不能再使不动。所以惟一的方法，就是把这种运动的趋向，引导到有用有结果的路上去。

这种动的趋向有两个方面：

（一）普及 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，实在说得痛快一点，就是新名词运动。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，什么解放、改造、牺牲、奋斗、自由恋爱、共产主义、无政府主义……。你递给我，我递给你，这叫做“普及”。这种事业，外面干的人很多，尽可让他们干去，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，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。

（二）提高 提高就是——我们没有文化，要创造文化；没有学术，要创造学术；没有思想，要创造思想。要“无中生有”地去创造一切。这一方面，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，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。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，愈“提”得“高”，愈“及”得“普”。你看，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，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现在既有这种新的要求和新的欲望，我们就应该好好预备一点实在的东西，去满足这种新要求和新欲望。若是很草率的把半生不熟的新名词，去解决他们的智识饥荒，这岂不是耶稣说的“人问我讨面包，我却给他石块”吗？

我们北大这几年来，总算是挂着“新思潮之先驱”、“新文化的中心”的招牌，但是我刚才说过，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这方面贫穷

到这个地位，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，惭愧不惭愧，惭愧不惭愧！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，教职员与学生，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“传播”事业，回到一种“提高”的研究功夫。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，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。我们若想求高等学问，非先求得一些求学必需的工具不可。外国语、国文、基本科学，这都是求学必不可少的工具。我们应该拿着这种切实的工具，来代替那新名词的运动，应该用这种工具，去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，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。我们若能这样做去，十年二十年以后，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“文化运动”了。二三十年以后，朱遇先生和陈女士做中国现代史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北大当真可以占一个位置。

我把以上的话总括起来说：

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，不要管他；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，不要管他。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，学生的学问不好，学风不好，那才是真正的耻辱！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。我不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“普及”运动，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“提高”这方面做功夫。要创造文化、学术及思想，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。

（胡适 1920 年 9 月 17 日演讲于北京大学开学典礼。载于《北京大学日刊》，1920 年 9 月 18 日）

回顾与反省

今天的纪念盛会，我很想说几句话；不幸我在病中，不能正坐写字，所以只能极简单的发表一个意见，一面纪念过去，一面希望将来。

我看这五年的北大，有两大成绩。第一是组织上的变化，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“教授治校”制；这个变迁的大功效在于：（一）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；（二）利用多方面的才智；（三）使学校的基础稳固，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。第二是注重学术思想的自由，容纳个性的发展。这个态度的功效在于：（一）使北大成为国内自由思想的中心；（二）引起学生对于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趣。

然而我们今天反观北大的成绩，我们不能不感觉许多歉意。我们不能不说：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，而学术上很少成绩；自由的风气虽有了，而自治的能力还是很薄弱的。

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“出版品”，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。这几百种出版品之中，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？近人说，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（龚定庵语）。此话可为个人说，而不可为一个国立大学说。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：开风气则有余，创造学术则不足。这不能不归咎于学校的科目了。我们有了

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，而至今还不曾脱离“裨贩”的阶级！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；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贩的时期。三千年的思想、宗教、政治、法制、经济、生活、美术……的无尽资料，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！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？

至于自治一层，我们更惭愧了。三年组不成的学生会，到了上一个月，似乎有点希望了。然而两三星期的大发议论，忽然又烟消雾散了！十月十七日的风潮，还不够使我们感觉学生自治团体的需要吗？今回办纪念会的困难，还不够使我们感觉二千多人没有组织的痛苦吗？

我们当这个纪念过去的日子，应该起一种反省：

学校的组织趋向于教授治校，是一进步。

学校的组织与设备不能提高本校在学术上的贡献，是一大失败。

学校提倡学术思想上的自由，是不错的。

学校的自由风气不能结晶于自治能力的发展，是一大危机。

所以我个人对于这一次纪念会的祝词是：

祝北大早早脱离裨贩学术的时代，而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。

祝北大的自由空气与自治能力携手同程并进！

（本文是胡适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 25 周年而作。原载于《北京大学日刊》（纪念刊），1922 年 12 月 17 日）

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

我们读了蔡先生的宣言，应该明白两点：第一，他个人因为政治太黑暗了，“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”。他自己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消极的；他自己指出“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，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势力”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依我们看来，似乎是说：他的一去，明明是对恶政治的一种奋斗方法。假如他的抗议能引起一般人已经麻木了的政治感觉，那就是积极的势力了。无论如何，他的去志是十分坚决的。他既以他的一去为奋斗，他决不会回来了，这一点是很明白的。

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所以不主张挽留蔡先生，蔡先生是挽留不住了的；我们不如承认他的决心，体贴他抗议而去的精神；我们只能希望他能以自由个人的地位，继续作谋政治清明的奋斗；我们不应该学那个糊涂的黎元洪，劝他“勉强高怀，北来视事”！

第二，他对北京大学的态度，也是很明白的。他说，“五四风潮以后，我鉴于为一个校长的去留的问题，生了许多枝节，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，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，牵动学校。所以近几年来，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，完全倚教授为中坚，决不至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”。这是他对于北京大学的态度。他不愿为一入而牵动北京大学，自然更不愿为一入而牵动北京学界了。

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所以主张：北京教育界应该认清蔡先生“不愿为一人的缘故，牵动学校”的苦心；应该继续维持各学校。北京教育界中的人，自然有许多对于蔡先生抗议的精神极端表示同情的；但同情的表示尽可以采取个人行动的方式，不必牵动学校。如有赞成他的不合作主义的，尽可以自行抗议而去。如有嫌他太消极的，尽可以进一步作积极的准备；个人行动也好，秘密结合也好，公开鼓吹也好，但都不必牵动学校。

至于北京教育界现在已经用团体名义进行的两件事——去彭允彝与国会殴打学生案——自然不能不仍用团体名义进行。但非至十分不得已的时候，总应该以不牵动学校为是。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：一切武器都可用；只有“罢课”一件武器，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，是最无用的。

至于政府方面，我们也不能不对他们提出一种“尽人事”的忠告。我们的忠告是：

(1) 彭允彝是不能不去的。这一个无耻政客本不值得教育界全体的攻击；但事到如今，可不同了。教育界攻击彭允彝，并不是攻击他本身，乃是攻击他所代表的东西。

第一，彭允彝代表“无耻”。第二，彭允彝代表政府与国会要用维持一个无耻政客来“整饬学风”的荒谬态度。这个态度，从黎元洪对教员代表的谈话和张我华、王用宾们在参议院的宣言里，都可以看出来的。如果黎元洪、王用宾们真以为维持一个无耻的小人就可以整饬学风，他们真是添柴而想止沸，真是昏愤糊涂之极了。

(2) 北京大学的校长是断不可随便任命的。今日的北京大学，有评议会和教授会可以维持秩序；蔡先生就不回来，这种“教授治校”的制度是可以维持下去的。此时国中绝无可以继任蔡先生之人；现政府的夹袋中自然更没有可以做北大校长的人了。如果政府倒行逆施的硬要派一个新校长来，——如民国八年徐世昌派胡仁源的故事，——我们可以预料全国（不但北大）一定要反抗的。我们不看

见北京高等师范的故事吗？高师闹了许多校长的风潮，现在没有校长，由评议会治校，倒可以维持秩序了。

这两点，我们明知是白白地说了的。但我们为教育界前途计，明知无益，终于忍不住要说了。

十二、一、二十五

（原载于《努力》周报第 39 号，1923 年 1 月 28 日）